

与落叶书(组诗)

■ (四川)山鸿

掉在山林的落叶是落叶

掉在山林的落叶是落叶
掉在人间的落叶是忧伤
这个春天,一再被落叶
砸中头顶、砸中肩膀、砸中目光
砸出内伤

这个春天
我把敬意投向那些清扫落叶的人
一条负荷更小的路,
宜于我们更轻松地行走。

眨眼之间发生的事情

无论多轻,终归还是有动静
一片树叶掉下来的时候
终归还是砸中了
一些其他的物体

这转眼之间发生的事情
毕竟还是发生了
每一片落叶,都是一颗针

一片落叶着地的声音

一片落叶着地的声音
压住了整个夜晚的纷乱和嘈杂

一片落叶着地的声音
和一颗星宿坠地的响动,没有两样

(山鸿:本名张述鸿,擅写落叶,有“落叶诗人”之称,其代表作、诗集《与落叶书》即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弯曲的钉子失去方向

■ (四川)马道子

窗子向东,太阳走过了
渠江的波光比少女更妩媚

那些波光里我看不见鱼
只听到河水的呼吸,草在生长

铁锤敲击钉子的火苗四溅
弯曲的钉子失去方向

我住在临河的三楼,楼下丝瓜花荡漾

我手中的钉子始终穿不透水泥墙

窗子外的丝瓜花芬芳
我想起了背离故乡的过错和忧伤

渠江种满太阳,黄金滚烫

那颗钉子的创口,跟我青春的伤口一样

(马道子:本名杜荣,上世纪70年代出生,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渠县作协副主席。)

校园新苑



古镇上里的水

■ (四川)文/何文 图/刘洪

蝉鸣如水响。

夏日正午的阳光透不过河岸边那排古树浓密的枝叶,但蝉声轻易就从那些密实的叶片间穿过,声声都落到树荫下。叫声一波一波水浪一样地冲进耳朵,叫得人比晒在太阳底下还心躁。抬头,却寻不到蝉影,便感觉那片翠叶都是伪装了的蝉。

索性懒得再去理那蝉,任它们声嘶力竭地叫。啜一口茶,再啜一口。闭了眼,靠在竹椅上养神。一阵凉风,顺着河道漫上来,竟然感觉到浑身清爽。原本与蝉噪一样让人烦心的喧哗的市井之声也感觉淡去了许多。心静,自然就身凉。闭着眼睛,在似睡未睡间,感受夏日的上里古镇。空出的耳朵,听伴坐

在身畔的好友没有主题地闲话。

水是这镇子的精魂。

水从山上来,湍缓由着山势。一路奔波,一溪水响,孩童般的活泼。到了古镇所在的平坝,顺着平缓的水床,变得轻手轻脚,无声静流成潭。屏息静止,如初长成的少女,突然间羞涩不语。这静里,蕴着无限的生力。

泛舟水上,便有走进少女心怀的感觉。水清,且浅。能见河底砂石,颗颗洁净,河岸也是干净的,但没有水的浸润,那种干净显得硬。将竹篙往水里轻轻一点,那水就如被挠到了痒处,忍住了声音,却没能忍住一波一波的笑,漾向河边的岩石,又从河岸荡回

来,将整个河面铺满。竹筏飘在水上,别在少女衣服上的装饰般,衬出河流无尽的妩媚。

有爱水的女人,挽起裤腿,或是提着裙裾,踩到河里去戏水。感觉是一朵朵的荷开在了河中。将单调的水面点缀得美丽非常。本是定如止水的心也活泛起来,深深地羡慕起河里的鱼。能自由地,无所忌惮地,将那一茎茎洁白的美腿当作莲杆,穿梭嬉戏其间。

水声要在深夜人散之时才显现出来。白天被各声浪淹没的流水声,此刻,漫上堤岸,流进未关严的窗户,流进睡眠中,将梦浸得湿漉漉的。如果在梦中不小心说出了情人的名字,那必是白天踏在水里最艳丽的一朵荷的形象。

名作鉴赏

叙述构筑的迷宫

——读成都凸凹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手枪》

■ (湖北)余修霞

收入在成都凸凹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手枪》(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7)中的八部中短篇小说,处处布满迷宫,引人进去,却不轻易放你出来,魅惑十足。因为“一成不变的舒服,反而显得有些单调、腻烦,甚至萎顿”,所以凸凹构建了迷宫。

一、意象明暗交错,笼罩在迷宫式的色彩之中,时而缥缈,时而真实得让人不寒而栗。“鬼市”的“灯”与“夜”充满明暗色彩的渲染,既让人好奇又让人惊悸,如“那远处的灯火被天空和四周的暗色大大烘托着,但又隐藏了它们接触的界面与手;它又似悬浮于夜色之上,飘在空中”。鸡公车在林大爷眼中是鲜亮的,在钟婆婆眼中是碍眼的,因女馆长的介入,鸡公车的明暗发生了逆转。《追逃》中的桃花,《花儿与手枪》中的映山红、生锈的手枪,极其明艳的反面演绎着凋零的衰败。《母亲梗概》中美好的女中、滋润的油坊糖厂,暗示了这一切消失后的哀婉。《背后》里看不到正面的头绪。《小西的男朋友》中来源清晰却让人捉摸不透的红色。《总统套房》的奢华与悲剧。给一寸迷宫,给一寸举步维艰。

二、场景虚与实之下掩映的秩序与混乱,呈现出“一张百变的脸”。“不管起什么祸端,不管有理无理,我们都没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你们。这是人之常情,当然也是国之常情、省之常情、城之常情、市之常情了”,一语道破天机。面对陷阱和纠纷,五爷、大爷对鬼市秩序的操控暗指清朝官场官相卫、对百姓的监控、逼迫,让人绝望。《追逃》、《背后》、《小西的男朋友》、《总统套房》中的官场纠结着情场,欲望的膨胀,现实中清净美好的艰难。《母亲梗概》中,政治主导了母亲三代人的命运,突如其来偶然事件屡屡插足于生活的安定。秩序下,“宅院绿荫翳障,虽有些阴郁,但到底也有一把阳光照进”。不至于,让人太沮丧。时间解释了一切,“设想了各种手段,又推翻了各种手段,时间就在手段的成形和瓦解中过了好些年”。人性向往自由、安定、美好,混乱却偏偏不顺人意,秩序的降临总在时间之后。

三、人物纠结的存在与否定,这些人物出场时无不好奇,一步步走上矛盾和痛苦之

旅,不是具象的导引,而是焦虑、绝望的自我折磨,想抓住现世又努力摆脱现世的挣扎。他们都热爱生命,注重自己在现世的地位,但冥冥中又有一种残酷拒绝的否定倾向。比如,李小南想杀掉师兄夺回师姐,却不忍心割舍同门情谊,更不愿意让金鹰门杀死师兄;林大爷舍不得鸡公车却又无偿捐献,最后女馆长贪婪的真相又玷污了他的幻想;“他”和“她”有着藕断丝连的深情却又饱受伦理的鞭笞;母亲既难舍解放前的滋润片段却不得不积极投入新社会的熔炉;喻水庸明明可以过得如鱼得水,却自己引入一场虚惊的双规纪检。陈大为已经摆脱了偷枪贼的嫌疑,又在炫耀中暴露自我;小西想规劝男友拒绝贪污,又怕失去信任和爱情;财哥得到巨款却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将自己送上绝路。一切预想,都遭到出人意料的否定。要想维持存在与否定之间的平衡,是凄惨的、不可能的,只存在于虚无之中。这些纠结集中体现在《鬼市》的一句话上:“我却很难看清鬼市中人的脸;与鬼一样,他们几乎没有脸”。模糊化的脸,囊中羞涩的人世,无所造从的人物命运,让人揪心。

四、情节伪装下,“追”与“逃”紧紧相随。追,是由逃引发的。“逃,是逃犯的最低追求与最高理想”,也是人格分裂后的逃避,甚至是不得已选择的粗糙解决问题的手段。李小南没想到捕快追得这么持久;林大爷没料到女馆长还没逃就被捉;“她”和“他”的追与逃顽固、细密、日久弥新;每一次身份的变化追得“母亲”除了接受无路可逃;纪委的双规目标只是牵动了一个小卒黑狗却让喻水庸设想了种种逃脱的计策;瞎眼牧羊女对陈大为的追查轻易就被躲开了;小西对男朋友收到红包的追问反而让他小市场化地逃开;拆迁腐败没被追查,财哥杀人被迫逃亡。凸凹将内心深处的抑郁,用骨头上窜起的火苗,燃烧着、炙烤着,烫得让人畏惧,却又不得不边逃边追。每一篇都是心颤的审问,坦诚的交心。

五、情绪中,隔离意识或隐或显。占主导意识的异乡人,屡屡在疏离中越发孤立,“从省城四面八方向我流来的鬼火,却没有因为我的存在而与我发生任何关系”。李小南在

师哥自杀后在二人的墓中枯坐;林大爷进城后新房子和钟婆婆对他的疏离;“她”的新坟和墓碑将过去和未来隔绝;官商背后的真相离喻水庸有时近有时远;真正的偷枪人陈大为被扭曲的结局隔离;内秀纯洁的小西被乱糟糟的官场隔离在爱情之外;财哥被总统套房的主人丁老师拉进了浮躁的深渊;似乎,只有母亲才会让被疏离的人确信“时间都会为我打开坟墓的门和下地升天的通道”。越过曲折的疏离意识,一个个形销骨立的异乡人何尝不是凸凹自我构筑的温暖和母亲。

六、爱与欲的纠缠,恋、喜欢、刺激、占有、好奇等种种情结纠缠在一起,暗示了现实的单薄。“爱是精神上的美”,纠缠却让爱越来越远。要么是对师姐的暗恋,要么是被女馆长的虚假真诚感动,要么是恋人背后同父异母的伦理鞭策,要么是躲不开政治风雨的短暂爱情婚姻,要么是官场情场场得意之余圣洁地守护着处女的芬芳,要么是一边脸色发青一边迎合情人发红的刺激。情、性、道德界限的跨与守,善和恶的惩与扬,“这样生活惊险、刺激,糜烂得令人不能自持,不能自拔。”爱的周围不知不觉布满欲念的深渊,渐行渐远。

七、多义性语言的坚定与延展。凸凹善于用诗歌般的语言,构筑坚定持久的美。囚禁自我,又释放悠远,如“月亮与太阳的禁地。星星远而小,更见稀渺。”在有形的意象、场景、人物、情节的象征下,情绪不停地接近真实的共鸣,不停地抽打虚无。真实抽打一下,虚无就会痛一下。痛过之后,我们都成了黑暗或光明的一部分。李小南和财哥都是通缉犯,他们的罪就是人共有的原罪。人如果有勇气,就能从自己身上分裂出一个犯人来审判自己。李小南的冷酷则是由原罪中的对师妹的爱和对师哥的恨转化而来,而财哥的痴情让他完全忽略了自己残杀蛮横副乡长的亡命之徒身份。他们的冲力既找不到出路,又让人唏嘘。

不止是“杀戮、权谋、金子、隐情,才构成秘密”,凸凹遥远而近在咫尺的倾诉中也有迷宫式的秘密,千折百回。进入凸凹的迷宫,你能在审判自我之后,找到有光亮的路回来吗?

月光下的梦

■ (四川)徐建成

如水的月光,如情的月光,如梦的月光。

月光下,有一位少女在柔声轻唱——

歌声婉转,歌声悠扬,歌声里有我早春的

意境飞翔……

稻田金黄、谷堆金黄、希望金黄,金色的

氛围被镀上一层洁白的柔光。

踏着歌声的波浪,展开羽翼未丰的翅膀,

青春向着梦的远方。

便有薄薄厚厚的云层卷来,便有淅淅沥

沥的秋雨落下,便有地壳翻腾起不息的震

……

月光消逝了,星星消逝了,少女消逝了。

昏天黑地,地老天荒;天倾地陷,天地玄

黄。

有一位少年跋山涉水,从山乡回到闹市,

在十字街头流浪、流浪。

飘泊的日月悠长,悠长如闹市深处——

那条暗夜里的小巷……

但,总有一轮明月升起在他心的天宇之

上;

总有一位少女在月光下柔声歌唱;

而他,总也看不见、看不真切姑娘的模

样——

而他,总会想象、总会想象得出:那月一

样的面庞,星一样的目光,那梦中的她充满柔

情的歌唱……



青山晨雾

贺通 摄

无语地眺望

■ (广西)庞白

站在一棵木麻黄树下眺望。

大海透彻的蔚蓝和接近于纯白的太阳光芒,共同营造出让人炫目的效果。仰望中,犹如有亿斯万根纤细的银针沿着视线反射过来,使海里或动或静的事物,船舶、海鸥、浪花、岛屿……都飘浮起来,如海市蜃楼里的景物。

眺望可能更是一种感受,而绝非仅仅目睹而已。

眺望中,海里传递过来的巨大、渺小、轻微、折服、无奈甚至空白,诸般感受,一下子奔涌过来。

这是面对大海没有办法拒绝的事情。

在浩渺大海的面前,所有飞扬的骄傲只能平静下来。

因为大海无限,所以人心只能有岸。

系岸而安妥。

视野里,一串串脚印从我站立的地方向海滩延伸,深浅不一,整齐又拘谨。它们消失在海岸交界的地方。

人类一直喜欢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时间和地点,走向大海,渴望被铭记,渴望进入大海,甚至渴望成为大海的历史。

而应付人类对海洋的胡思乱想,大海从来都不置可否。

海浪只“哗啦”一声,就把沙滩上人类踩出来的那些凸凹不平抹去了。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渺小而卑微——虽然有人不承认。

也看到宛如一叶浮萍在海里飘的,那是一只小舢舨或者一艘大船。它们正摇摇晃晃渐远或者渐近,正满腔热忱奔赴不可知的前方或者疲惫返回。

目光最后还是会集中到大海的蔚蓝。

那接近于无限透明的颜色,我绕不过去。

但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宽阔,我又却只能语无。

那浩渺的蔚蓝,会让我平静眺望的目光逐渐升腾,以致燃烧起来……

明亮、宁静、忧郁……悲和欢,属于我并不属于我的,会聚成一种明知不可接近却甘愿渴望投身其中的诱惑,将我的对大海的所有欲望,化为乌有……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org.cn)和《潮头文学》同时刊发

无痕的轻松

■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王书华

去了哪儿,她答,有的出售,有的送人,有的则展览在画廊。记者惊异:难道家里没有吗?夏利耶娃笑了,除了正在创作的,其余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想被自己曾经的画作所影响,只想安下心来,放眼当前,而后轻松作画。

海明威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作也不过是《老人与海》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被我们熟知的作品,而对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渡河入林》,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会一无所知。人们对于没有更佳创作能力的艺术家或文学家喜欢以“江郎才尽”来形容,而我们是否想过,他

何必要留痕?何必要让那故去的辉煌将

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不抛却那些,只是享受着当下,然后以一个轻盈的灵魂,支配着一个轻松的躯体,去创造更有价值的明天呢?

固然,再平凡不过的人,也多多少少会留下几笔痕迹。或许,让那痕迹,作为有益的借鉴而保留,以影响他人,但我们要做到心中无痕,目中无迹。清除心里自己留下的美丽痕迹,才能真正换得轻松。

无痕的轻松,也是一种为人的智慧,一种创造更多辉煌的捷径。

我的家乡是南充,南充是我的家乡。

嘉陵江蜿蜒南充城,如同一条丝带系在南充的腰间。南充有了嘉陵江更灵动,嘉陵江有了南充更生动,灵动的是从嘉陵江里流出了南充的故事,生动的是从南充城中读出了嘉陵江的诗意。

南充是白色的,南充市被称之为“中国